

中國歷史演義全集

秦漢演義

蔡東帆 著

關於「秦漢演義」

李敖

中國太大了，大得一開始各自為政，誰也吃不下誰。可是吃不下也要吃，火併之下，局面終於逐漸合併了、集中了。周朝初年各自為政的局面是千餘國，到了春秋時代，只剩下十二個特大號了。例如十二個中的楚國，當時被看做荊蠻，被周王室分封，只分個子爵。楚國的國王也自稱：「我，蠻夷也。」但它在長江、漢水地區，先後通吃了四十多個小國，最後變成了龐然大物，在特大號裏稱霸爭雄。在陝西的秦國也一樣。秦國在周朝東遷以後，自己給留下斷後，竟得地利之便，不在四戰之窩，得以餘力與安寧，從容發展。它雖然也偶爾中原逐鹿，但是不輕用其鋒，總是找更好的機會。

就這樣的，兩百多年下來，秦國累積了深厚的統一基礎。賈誼「過秦論」說：「秦孝公據崤函之固，擁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窺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舉宇內，囊括四海之志。」完全正確。

戰國七雄的爭霸，到了紀元前二二一年，終於勝負底定。秦朝統一了中國。這一年秦始皇已經卽位了二十六年，換句話說，秦朝的歷史並不像習慣上所說的那麼短，算秦朝歷史，不能只從完全統一算，何況秦朝在解決六國以後十二年（紀元前二〇九年），才滅了另一個小國——衛國，這時候秦始皇都死翹翹了，從百分之百統一觀點看，又怎麼說得通呢？

秦朝的強大，從它三十萬人北伐匈奴，五十萬人南征百越，七十萬人蓋阿房宮修驪山墳幾點上，都可看出來。雖然它亡於平民革命，但是漢朝強大的規模與基礎，却是它開山的。讀秦漢歷史的中國人，應該特別從這個角度來衡古論今，才會均衡，才會正確。

讀秦漢歷史，這部演義提供了大量的精彩畫面：像「指鹿為馬」，像「破釜沉舟」，像「陳倉暗渡」，像「鴻溝為界」，像「兔死狗烹」……多少故事與語源都上接這兩百多年的起落興亡，使我們讀來驚訝——中國的現代與古代，竟一點也不遙遠！

第五十一回 老郎官犯顏救魏尙 賢丞相當面劾鄧通

却說文帝既赦淳于意，令他父女歸家。又因緹縈書中，有刑者不可復屬一語，大爲感動，遂下詔革除肉刑。詔云：

詩曰：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，今人有過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，或欲改過爲善，而道無繇至，朕甚憐之！夫刑至斷肢體，刻肌膚，終身不息，何其痛而不德也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！

丞相張蒼等奉詔後，改定刑律，條議上聞。向來漢律規定肉刑，約分三種，一爲黥，就是面上刻字；二爲劓，就是割鼻，三爲斷左右趾，就是把足趾截去。經張蒼等會議改制，乃是黥刑改充苦工，罰爲城旦舂（城旦卽旦夕守城）；劓刑改作笞三百，斷趾刑改作笞五百，文帝竝皆依議。嗣是罪人受刑，免得殘毀身體，這雖是文帝的仁政，但非由孝女緹縈上書，文帝亦未必留意及此。可見緹縈不但全孝，並且全仁。小小女子，能做出這般美舉，怪不得千古流芳了！後來文帝聞淳于意善醫，又復召到都中，問他學自何師，治好何人？俱由意詳細奏對，計除尋常病症外，

共療奇病十餘人，統在齊地。小子無暇具錄，看官試閱史記中倉公列傳，便能分曉。倉公就是淳于意，意曾爲太倉令，故漢人號爲倉公。話分兩頭。

且說匈奴前寇狄道，掠得許多人畜，飽載而去。文帝由鼂錯計，移民輸粟，加意邊防，纔算平安了兩三年。至文帝十四年冬季，匈奴又大舉入寇，騎兵共有十四萬衆，入朝那，越蕭關，殺斃北地都尉孫卬，又分兵入燒回中宮（官係秦時所建）。前鋒徑達雍縣甘泉等處，警報連達都中。文帝亟命中尉周舍，郎中令張武，竝爲將軍，發車千乘，騎卒十萬，出屯渭北，保護長安。又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，寧侯魏邀爲北地將軍，隆慮侯周鼂爲隴西將軍，三路出發，分戍邊疆。一面大閱人馬，申教令，厚犒賞，準備御駕親征。羣臣一再諫阻，統皆不從，直至薄太后聞悉此事，極力阻止，文帝只好順從母教，罷親征議，另派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，率同建成侯董赤，內史欒布，領着大隊，往擊匈奴。匈奴侵入塞內，騷擾月餘，及聞漢兵來援，方拔營出塞。張相如等馳至邊境，迫躡番兵，好多里不見胡馬，料知寇已去遠，不及邀擊，乃引兵南還，內外解嚴。

文帝又覺得清閑，偶因政躬無事，乘輦巡行。路過郎署，見一老人在前迎駕，因即改容敬禮道：「父老在此，想是現爲郎官，家居何處？」老人答道：「臣姓馮名唐，祖本趙人，至臣父時始徙居代地。」文帝忽然記起前情，便接入道：「我前

在代國，有尙食監高祛，屢向我說及趙將李齊，出戰鉅鹿下，非常驍勇，可惜今已沒世，無從委任，但我嘗每飯不忘。父老可亦熟悉此人否？」馮唐道：「臣素知李齊材勇，但尙不如廉頗、李牧呢！」文帝也知廉頗、李牧，是趙國良將，不由的撫髀歎息道：「我生已晚，恨不得頗、牧爲將，若得此人，還怕甚麼匈奴？」道言未絕，忽聞馮唐朗聲道：「陛下就是得着頗、牧，也未必能重用哩！」這兩句語惹動文帝怒意，立即掉轉了頭，命駕回宮。既到宮中，坐了片刻，又轉想馮唐所言，定非無端唐突，必有特別原因，乃復令內侍，召唐入問。俄頃間唐已到來，待他行過了禮，便開口詰問道：「君從何處看出，說我不能重用頗、牧？」唐答道：「臣聞上古明王，命將出師，非常鄭重，臨行時必先推轂，屈膝與語道：『闔以內，聽命寡人；闔以外，聽命將軍，軍功爵賞，統歸將軍處置，先行後奏。』這並不是空談所比。臣聞李牧爲趙將，邊市租稅，統得自用，饗士犒卒，不必報銷，君上不爲遙制，所以牧得竭盡智能，守邊却虜，今陛下能如此信任麼？近日魏尙爲雲中守，所收市租，盡給士卒，自且出私錢，宰牛置酒，徧饗軍吏舍人，因此將士效命，戮力衛邊。匈奴一次入塞，就被尙率衆截擊，斬馘無數，殺得他抱頭鼠竄，不敢再來。陛下却爲他報功不實，所差敵首只六級，便把他擢官下獄，罰作苦工，這不是法太明，賞太輕，罰太重麼？照此看來，陛下雖得廉頗、李牧，亦未必能用。臣自知愚黷，冒觸忌

諱，死罪死罪！」說罷，即免冠叩首。文帝却轉怒爲喜，忙令左右將唐扶起，命他持節詣獄，赦出魏尚，仍使爲雲中守。又拜唐爲車騎都尉。魏尚再出鎮邊，匈奴果然畏威，不敢近塞，外此邊防守將，亦由文帝酌量選用，北方一帶，復得少安。自從文帝嗣位以來，至此已有十四五年，這十四五年間，除匈奴入寇外，只濟北一場叛亂，旬月即平，就是匈奴爲患，也不過騷擾邊隅，究竟未嘗深入。而且王師一出，立即退去，外無大變，內無大役，再加文帝蠲租減稅，勤政愛民，始終以恭儉爲治，不敢無故生風，所以吏守常法，民安故業，四海以內，晏然無事，好算是承平世界，浩蕩乾坤。

但文帝一生得力，是抱定老氏無爲的宗旨，就是太后薄氏，亦素好黃老家言。母子性質相同，遂引出一兩個旁門左道，要想來逢迎上意，微寵求榮。有一個魯人公孫臣，上言秦得水德，漢承秦後，當爲土德，土色屬黃，不久必有黃龍出現，請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一律尙黃，以應天瑞云云。文帝得書，取示丞相張蒼，蒼素究心律曆，獨謂漢得水德，公孫臣所言非是，文帝攔過不提。偏是文帝十五年春月，隴西的成紀地方，競稱黃龍出現，地方官吏，未曾親見，但據着一時傳聞，居然奏報。文帝信以爲真，遂把公孫臣視作異人，說他能預知未來，召爲博士。當下與諸生申明土德，議及改元易服等事，並命禮官訂定郊祀大典。待至郊祀禮定，已是春

暮，乃擇於四月朔日，親幸雍郊，祭祀五帝。嗣是公孫臣得蒙寵眷，反將丞相張蒼，疎淡下去。

古人說得好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有了一個公孫臣，自然倡子和汝，生出第二個公孫臣來了。當時趙國中有一新垣平，生性乖巧，專好欺人。聞得公孫臣新邀主寵，便去學習了幾句術語，也即跑至長安，詣闕求見。文帝已漸入迷團，遇有方士到來，當然歡迎，立命左右傳入。新垣平拜謁已畢，便信口胡謔道：「臣望氣前來，願陛下萬歲！」文帝道：「汝見有何氣？」平答道：「長安東北角上，近有神氣氤氳，結成五采。臣聞東北爲神明所居，今有五采彙聚，明明是五帝呵護，蔚爲國祥。陛下宜上答天瑞，就地立廟，方可永仰神庥。」文帝點首稱善，便令平留居闕下，使他指示有司，就五采薈集的地址，築造廟宇，祭祀五帝。平本是捏造出來，有什麼一定地點，不過有言在先，說在東北角上，應該如言辦理。當即偕同有司，出東北門，行至渭陽，疑神疑鬼的望了一回，然後揀定寬敞的地基，興工築祠。祠宇中共設五殿，按着東南西北中位置，配成青黃黑赤白顏色，青帝居東，赤帝居南，白帝居西，黑帝居北，黃帝居中，也是附會公孫臣的妄談，主張漢爲土德，是歸黃帝暗裏主持。況且宅中而治，當王者貴，正好湊合時君心理，藉博歡心。好容易造成廟貌，已是文帝十有六年，文帝援照舊例，仍俟至孟夏月吉，親往

渭陽，至五帝廟內祭祀。祭時舉起爐火，煙焰衝霄，差不多與雲氣相似。新垣平時亦隨着，就指爲瑞氣相應，引得文帝欣慰異常。及祭畢還宮，便頒出一道詔令，拜新垣平爲上大夫，還有許多賞賜，約值千金，於是使博士諸生，摘集六經中遺語，輯成王制一篇，現今尙是流傳，列入禮記中（禮記中王制以後，便是月令一篇，內述五帝司令事，想亦爲此時所編）。新垣平又聯合公孫臣，請仿唐虞古制，行巡狩封禪禮儀。文帝復爲所惑，飭令博士妥議典禮，博士等酌古斟今，免不得各費心裁，有需時日。文帝却也不來催促，由他徐定。

一日駕過長門，忽有五人站在道北，所着服色，各不相同。正要留神細瞧，偏五人散走五方，不知去向。此時文帝已經出神，暗記五人衣服，好似分着青黃黑赤白五色，莫非就是五帝不成。因即召問新垣平，平連聲稱是。文帝乃命就長門亭畔，築起五帝壇，用着太牢五具，望空致祭。已而新垣平又詣闕稱奇，說是闕下有寶玉氣。道言甫畢，果有一人手捧玉杯，入獻文帝。文帝取過一看，杯式也不過尋常，惟有四篆字刻着，乃是「人主延壽」一語，不禁大喜，便命左右取出黃金，賞賜來人，且因新垣平望氣有驗，亦加特賞。平與來人謝賜出來，文帝竟將玉杯當作奇珍，小心携着，入宮收藏去了。平見文帝容易受欺，復想出一番奇語，說是日當再中。看官試想，一天的紅日，東現西沒，人人共知，那裏有已到西邊，轉向東邊

的奇聞？不意新垣平瞎三話四，居然有史官附和，報稱日却再中。文帝尚信爲真事，下詔改元，就以十七年爲元年，漢史中叫做後元年。元日將屆，新垣平復構造妖言，進白文帝，謂周鼎沈入泗水，已有多數年，現在河決金隄，與泗水相通，臣望見汾陰有金寶氣，想是周鼎又要出現，請陛下立祠汾陰，先禱河神，方能致瑞等語。說得文帝又生癡想，立命有司鳩工庀材，至汾陰建造廟宇，爲求鼎計。有司奉命興築，急切未能告竣，轉眼間便是後元年元日。有詔賜天下大酺，與民同樂。

正在普天共慶的時候，忽有人奏劾新垣平，說他欺君罔上，弄神搗鬼，沒一語不是虛談，沒一事不是偽造，頓令墮入迷團的文帝，似醉方醒，勃然動怒，竟把新垣平革職問罪，發交廷尉審訊。廷尉就是張釋之，早知新垣平所爲不正，此次到他手中，新垣平還有何幸，一經釋之威嚇勢迫，沒奈何將鬼域伎倆，和盤說出，泣求釋之保全生命。釋之怎肯容情？不但讞成死罪，還要將他家族老小，一體駢誅。這讞案覆奏上去，得邀文帝批准，便由釋之派出刑官，立把新垣平綁出市曹，一刀兩段。只是新垣平的家小，跟了新垣平入都，不過享受半年富貴，也落得身首兩分，這却真正不值得呢！

文帝經此一悟，大爲掃興，飭罷汾陰廟工，就是渭陽五帝祠中，亦止令祠官，隨時致禮，不復親祭。他如巡狩封禪的議案，也從此不問，付諸冰閣了。惟丞相張

蒼，自被公孫臣奪寵，輒稱病不朝，且年已九十左右，原是老邁龍鍾，不堪任事，因此遷延年餘，終致病免。文帝本欲重任寶廣國，轉思廣國乃是后弟，屬在私親，就使他著有賢名，究不宜示人以私。乃從舊臣中探擇一人，得了一個關內侯申屠嘉，先令他爲御史大夫，旋即升遷相位，代蒼後任。蒼退歸陽武原籍，口中無齒，食乳爲生，享壽至百餘歲，方纔逝世。那申屠嘉係是梁人，曾隨高祖征戰有功，得封列侯，年紀亦已垂老，但與張蒼相比，却還相差二三十年。平時剛方廉正，不受私謁，及進爲丞相，更是嫉邪秉正，守法不阿。一日入朝奏事，驀見文帝左側，斜立着一個侍臣，形神怠弛，似有倦容，很覺得看不過去。一俟公事奏畢，便將侍臣指示文帝道：「陛下若寵愛侍臣，不妨使他富貴，至若朝廷儀制，不可不肅，願陛下勿示縱容！」文帝向左一顧，早已瞧着，但恐申屠嘉指名劾奏，連忙出言阻住道：「君且勿言，我當私行教戒罷了！」嘉聞言愈憤，勉強忍住了氣，退朝出去。果然文帝返入內廷，並未依着前言，申戒侍臣。

究竟這侍臣姓甚名誰？原來叫做鄧通。現任大中大夫，通本蜀郡南安人，無甚才識，只有水中行船，是他專長。輾轉入都，謀得了一個官銜，號爲黃頭郎，黃頭郎的職使，便是御船水手，向戴黃帽，故有是稱。通得充是職，也算僥倖，想甚麼意外超遷，偏偏時來運至，吉星照臨，一小小舵工，竟得上應御夢，平地升天。說

將起來，也是由文帝懷着迷信，誤把那庸夫俗子，看做奇材。先是文帝嘗得一夢，夢見自己騰空而起，幾入九霄，相距不過咫尺，竟致力量未足，欲上未上，巧來了黃頭郎，把文帝足下，極力一推，方得上登天界。文帝非常喜歡，俯瞰這黃頭郎，恰祇見他一個背影，衣服下面，好似已經破裂，露出一孔。正要喚他轉身，詳視面目，適被鷄聲一叫，竟致驚醒。文帝迴思夢境，歷歷不忘，便想在黃頭郎中，留心察閱，效那殷高宗應夢求賢故事，冀得奇逢。

是日早起視朝，幸值中外無事，即令羣臣退班，自往漸臺巡視御船。漸臺在未央宮西偏，旁有滄池，水色皆蒼，向有御船停泊，黃頭郎約數十百人。文帝吩咐左右，命將黃頭郎悉數召來，聽候傳問。黃頭郎不知何用？只好戰戰兢兢，前來見駕。文帝待他拜畢，俱令立在左邊，挨次徐行，向右過去。一班黃頭郎，遵旨緩步，行過了好幾十人，巧巧輪着鄧通，也一步一步的照式行走，纔掠過御座前，只聽得一聲綸音，叫道立住，嚇得鄧通冷汗直流，勉強避立一旁。等到大眾走完，又聞文帝傳諭，召令過問。通只得上前數步，到御座前跪下，俯首伏着。至文帝問及姓名，不得不據實陳報。嗣聽得皇言和藹，拔充待臣，方覺喜出望外，叩頭謝恩。文帝起身回宮，叫他隨着，他急忙扒起，緊緊跟着御駕，同入宮中。黃頭郎等遠遠望見，統皆驚異，就是文帝左右的隨員，亦俱莫名其妙；於是互相推測，議論紛

紛。其實是沒有他故，無非爲了鄧通後衣，適有一孔，正與文帝夢中相合，更兼鄧字左旁，是一登字，文帝還道助他登天，應屬此人，所以平白地將他拔擢，作爲應夢賢臣。後來見他庸碌無能，也不爲怪，反且日加寵愛。通却一味將順，雖然沒有異技，足邀睿賞，但能始終不忤帝意，已足固寵梯榮。不到兩三年，竟升任大大夫，越叨恩遇。有時文帝閑遊，且順便至通家休息，宴飲盡歡，前後賞賜，不可勝計。

獨丞相申屠嘉，早已瞧不上眼，要想捋去此奴，湊巧見他怠慢失儀，樂得乘機面劾。及文帝出言廻護，憤憤退歸，自思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遣人召通，令至相府議事，好加懲戒，通聞丞相見召，料他不懷好意，未肯前往，那知一使甫去，一使又來，傳稱丞相有命，鄧通不到，當請旨處斬，通驚慌的了不得，忙入宮告知文帝，泣請轉圜。文帝道：「汝且前去，我當使人召汝便了！」通至此沒法，不得不趨出宮中，轉詣相府。一到門首，早有人待着，引入正廳，但見申屠嘉整肅衣冠，高坐堂上，滿臉帶着殺氣，好似一位活閻羅王。此時進退兩難，只好硬着頭皮，向前參謁，不意申屠嘉開口一聲，便說出一個斬字！有分教：

嚴厲足驚庸豎膽，剛方猶見大臣風。

畢竟鄧通性命如何，且至下回分解。

語有之：觀過知仁。如本回敘述文帝，莫非過舉，但能改過不吝，尚不失爲仁主耳。文帝之懲辦魏尙，罪輕罰重，得馮唐數語而即赦之，是文帝之能改過，即文帝之能全仁也。他如公孫臣干進於先，新垣平售欺於後，文帝幾墮入迷團，復因片語之上陳，舉新垣平而誅夷之，是文帝之能改過，即文帝之能全仁也。厥後因登天之幻夢，授水手以高官，濫予名器，不爲無咎。然重丞相而輕幸臣，卒使鄧通之應召，使得示懲，此亦未始因過見仁之一端也。史稱文帝爲仁君，其尙非過譽之論乎！

第五十二回 爭棋局吳太子亡身 肅軍營周亞夫守法

却說鄧通進謁申屠嘉，聽他開口便是一個斬字，嚇得三魂中失去兩魂，只好免冠跣足，跪伏地上，叩首乞憐。申屠嘉却厲聲道：「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，一切朝儀，無論何等人員，均應遵守，汝乃一個小臣，擅敢在殿上戲玩？應作大不敬論，例當斬首！」說至此，便顧視左右府史，連聲喝道：「斬！斬！」府吏滿口答應，不過一時未便動手，但爲申屠嘉助威，恫嚇鄧通。通已抖做一團，儘管向嘉磕頭，如同搗蒜，心中只望朝使到來，替他解救。那知頭額已磕得青腫，甚至血流如注，尙不見有救命恩人，前來解危。那申屠嘉還是拍案連呼，定要將他綁出斬首，左右走將過來，正要用手綁縛，忽外面報有詔使，持節來前。申屠嘉方纔起座，出迎詔使。使人見了申屠嘉，當即傳旨道：「通不過是朕弄臣，願丞相貸他死罪！」嘉奉到諭旨，始准將通釋放，但尙向通吩咐道：「汝他日若再放肆，就使主上赦汝，老夫却不肯饒汝了！」通只得唯唯受教。詔使辭別申屠嘉，帶通入宮。通見了文帝，忍不住兩淚直流，嗚咽說道：「臣幾被丞相殺死了！」文帝見他面目紅腫，

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既好笑，又可憐，便召御醫替他敷治，且叫他此後不宜沖撞丞相。通奉命維謹，不敢再有失禮。文帝寵愛如初，並擢通爲上大夫。

漢自許負以後，相士不絕，輒與公卿等交遊，每談吉凶，嘗有奇驗。文帝既寵愛鄧通，便召入一個有名相士，爲通看相。相士直言不諱，竟說通相貌欠佳，將來難免貧窮，甚且餓死。文帝愀然不樂，竟把相士叱退，且慨然說道：「通欲致富，有何難處？但祇憑我一言，管教他富貴終身，何至將來餓死呢！」於是下一詔命，竟將蜀郡的嚴道銅山，賞賜與通，且許通自得鑄錢。從前高祖開國，因嫌秦錢過重，約有半兩，所以改鑄筴錢，每文只重一銖半，徑五分，形如榆筴，錢質太輕，遂致物價騰貴，米石萬錢。文帝乃復改制，特鑄四銖錢，並除盜鑄法令，准人民自由鑄錢。賈誼、賈山，皆上書諫阻，文帝不從。當時吳王濞管領東南，覓得故鄣銅山，鑄錢暢行，富埒皇家。至是鄧通也得銅山鑄錢，與吳王東西並峙，東南多吳錢，西北多鄧錢，鄧通的富豪，不問可知。

惟通既得此重賜，自然感激不盡，無論如何污役，也所甘心。會當文帝病癰，竟至潰爛，日夕不安，通想出一法，代爲吮吸，漸漸的除去敗膿，得免痛苦。看官試想！這瘡癰中膿血，又臭又腐，何人肯不顧汙穢，用口吮去？獨鄧通情願爲此，毫無厭惡，轉令文帝別生他感，觸起愁腸。一夕，由通吮去癰血，嗽過了口，侍立

一旁，文帝向通啓問道：「朕撫有天下，據汝看來，究係何人，最爲愛朕？」通未知文帝命意，但隨口答道：「至親莫若父子，以情理論，最愛陛下，應無過太子了。」文帝默然不答。到了翌日，太子入宮省疾，正值文帝癰血又流，便顧語太子道：「汝可爲我吮去癰血！」太子聞命，不由的皺起眉頭，欲想推辭，又覺得父命難違，沒奈何屏着鼻息，向瘡上吮了一口，慌忙吐去，已是不堪穢惡，幾欲嘔出宿食，勉強忍住。文帝瞧着太子形容，就長嘆一聲，叫他退去，仍召鄧通入吮餘血。通照常吮吸，一些兒沒有難色，益使文帝心爲感動，寵曜愈甚。惟太子回到東宮，尙覺惡心，暗思吮癰一事，是由何人作俑，却使我也去承當？隨即密囑近臣，仔細探聽。旋得覆報，乃是鄧通常入宮吮癰，免不得又愧又恨。嗣是與鄧通結成嫌隙，待時報復，事見後文。

且說齊王襄助誅諸呂，收兵回國，未幾便即病亡。襄子則嗣立爲王，至文帝十五年。又復去世，後無子嗣，遂致絕封。文帝追念前功，不忍撤除齊國，又記起賈誼遺言，曾有國小力弱的主張，乃分齊地爲六國，盡封悼惠王肥六子爲王。長子將闐，仍使王齊，次子志爲濟北王，三子賢爲菑川王，四子雄渠爲膠東王，五子卬爲膠西王，六子辟光爲濟南王。六王同日受封，竝皆蒞鎮，待後再表。

獨吳王濞鎮守東南，歷年已久，勢力漸充，既得銅山鑄錢，復煮海水爲鹽，壟